



致敬最可爱的人

□卞红钰

日子周而复始，不知不觉又是一年。岁月静好，似乎已然忘却了很多，包括我的父亲。

前段时间，一部堪称史诗战争巨制的电影《长津湖》热映。这部电影讲述了在极度严酷环境下，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九兵团的一个连队以惊天动地、宁死不屈的顽强精神，坚守阵地、奋勇杀敌，为击溃美军陆战第一师、夺取长津湖战役胜利作出重要贡献的感人历史故事。长达近3个小时的影片，让人震撼而泪目。久久挥之不去的，是那个又一个直抵人心深处的情景画面。抗美援朝战争，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记忆中，有着无法抹去的印象和分量。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一首《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是小时候耳熟能详、经典传唱的红歌。正如影片中所描述的那样，面对美联合军侵略者陈兵国门，为了维护国际正义、捍卫世界和平、保卫新中国，党中央和毛泽东毅然决然作出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的重大历史决策。“打得一拳开，免得百

拳来。”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冰天雪地里，在零下40摄氏度的严寒里，与天斗更与人斗，历经一场艰苦卓绝的战斗，威武雄壮，豪迈坚韧，有力遏制了武装到牙齿的对手，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彻底打破、击碎。

《谁是最可爱的人》是中学的语文课本中，由当代著名作家、诗人魏巍撰写的一篇报告文学。它反映的就是在残酷的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面对美联合军的狂轰滥炸，不惧生死的英雄主义精神。志愿军战士的一个个可歌可泣故事回荡在耳边，激励着我们成长，深深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至今，读这些文字，依然心怀激荡，激动和崇尚之情交织。

“那时候啊，是在尸体和血海中爬过来的，耳边都是敌人的枪炮声。”年幼时，父亲时不时地会说起他16岁参加抗美援朝战争的往昔。但不知道为何，不待他打开话匣子，我总是带着一些羞愧，急急忙忙地打断他，不愿意他说下去，也不愿意听下去。也许，在我看来，父亲仅仅是一个凡人、一个普通战士，又不是书本上、电影电视里的那

些英雄烈士，怎么能够相提并论呢？

也许，是这样的多次拒绝后，随着我慢慢长大，便再也没有听到过父亲提起他的当年。只是记得，家里一个木匣子里，装着满满一盒这样那样颜色和形状的军帽，时常会被我从床底下翻出，一个个摆开来，当作我的童年玩具。然而，在数次搬家后，这些曾经记载了父亲20年当兵经历的军帽连同木匣子都丢失了。唯独一件明黄色的军大衣，依然被母亲整整齐齐叠放在衣柜里，至今保存着。和一般军大衣不同的是，它不是绿色而是明黄色，并带着一个年代的符号。

从我有记忆开始，这件明黄色的军大衣就像我的家人一样存在着。身高1米78的父亲，无论是穿着它还是披着它，都显得特别高大、威严和帅气。寒冷的冬夜，它带着父亲的温暖，还会盖在我的被褥上。后来，父亲老了，病了，在昏迷了二十多天苏醒过来后，落下偏瘫的父亲还喜欢披着他的军大衣，默默地坐在藤椅里，不言不语，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如今，父亲已走了整整11年。从最初的痛苦和眼泪中，逐渐地，在每年清明、冬至的时候，我才会想起父亲。而今，一部《长津湖》不禁让我又思念起父亲，勾起了对父亲的绵绵回忆。多想听父亲详细说说，他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的故事。然而，因为少时的不懂事，那些故事都已随父亲而去，从此遗憾。

“这场仗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我们出生入死，就是为了让他们不打仗。”“希望下一代，能够在生长在一个没有硝烟的年代”……这些打动人心的台词，真实地道出了志愿军的付出。志愿军战士和我的父亲，值得刻骨铭心纪念和思念。抗美援朝精神，也必将不断传承和发扬。

致敬，最可爱的志愿军战士，还有我的父亲。

旭日暖阳

□张皓月

我总觉得，“阳光”二字与童年的窗户有关。记忆中，一缕阳光从老屋的窗棂上射进来，将四四方方的窗格子投影在角落里。微尘在光线里快乐舞蹈，许多次我伸手去捉，它们却从指缝里偷偷溜走了。那缕阳光随着太阳的脚步缓慢移动，照在一张蜘蛛网上，给细细的蛛丝镀上一层光亮，又照在斑驳的土壁上，泥土中的麦秆杆子泛着金黄的光。我常常想，如果窗上没有那束阳光，老屋会是多么潮湿、灰暗，蛛网和我又会是多么寂寞。多年以后，当我在一片阴郁中无助地徘徊时，会猛然想起，在灵魂的屋子上，我竟忘了留下一扇窗，忘了给满世界的阳光开一条通道。

我还觉得，“阳光”二字理所当然地与棉花有关。棉花是太阳开出来的花，点缀在秋天的肌肤上。朵朵纯洁的白绽放在葱茏的绿叶中，在视线里清新如雨后晴空。花儿不老，又在棉被里获得永恒。我的棉被是母亲采了自家地里的棉花做成的，厚厚实实，盖在身上一丝冷风也透不进来。我总喜欢把棉被抱出来，一床床地挂在冬日暖阳下。太阳轻抚着棉絮，棉絮亲吻着太阳，共同怀

想着犬吠鸡鸣，怀想着袅袅炊烟。夜里，一床软软的棉被暖暖地裹着我，阳光的温香扑鼻鼻息。于是甜蜜的梦里，我又见到了秋日的田野，见到了母亲的微笑。

新租的房子朝北，终日也见不着太阳，我常常扶着栏杆，眼馋地望着对面邻家的阳台。那个阳台明媚如诗，灿烂的阳光让琉璃砖瓦银光闪闪，一个宽大米黄色藤椅摆在正中。有时椅子上会坐一位老人，戴副花镜，手里的书本举着推出老远。想必他读的是一本线装的老书，宋词元曲纷纷挤出来享受日光。时而，老者摘下花镜，望望天空，胡子上写满知足与从容。当老太太坐在椅子上的时候，她手里总少不了针线，有时缝一件小孩的棉裤棉袄，有时缝的又像是袜子枕头。那枚缝衣针在阳光下熠熠闪光，牵引着丝丝挂念缕缕慈爱，密密匝匝地织。常有只小花猫在她脚边，在融融的日光里懒洋洋地卧着。那份安闲，让我心中涌起一种感动。

是夜，我梦见自己变成了那只小猫。主人不在的时候，我快速跃到藤椅上，伸着懒腰，迷离着眼，泊在阳光里。

儿子的鱼缸

□庞伟

前段时间，儿子网购回来一个空鱼缸和一堆石子，不知要干嘛。我说你就是“瞎胡闹”“乱花钱”，以为他只是心血来潮，放在那不会去动的。直到有天凌晨，熟睡中的我被一阵轻手轻脚的开门声惊醒，起床问他哪儿去了，怎么现在才回家。儿子说了句“做鱼缸”，就回自己的房间了，听得我一头雾水。

到了周末，儿子休息，带着我们去他的新房子，说让我们参观一下他的鱼缸。我心想，一个鱼缸有什么好看的，至于弄到凌晨？见到鱼缸的一刹那，惊到我了：一堆破烂石子竟然在鱼缸里变成了漂亮的“海底世界”和假山。山体造型错落有致，不同的角落还种植着小树苗和绿草，沟壑间

缓缓流淌着小溪流。我正诧异这水从哪来？儿子说鱼缸后面有一个小水泵在工作。更绝的是，鱼缸里游动着各种各样的观赏鱼，欢快而自在，还有几只静静的小虾趴在石头上，一动不动。这是我见过最袖珍的虾了，不是儿子捉醒，我都没发现它们的存在。看到我惊讶的模样，儿子很得意，说为了拼这个鱼缸，花了他不少精力，如今能得到这样的效果，值了。

儿子在很多方面都有自己的想法和爱好，我一度认为他有点“奇葩”，而他总是能带给我们一个个惊喜。做鱼缸的成功不仅仅是一种游戏，更考验了他的专注度和耐心，也让我再次感受到了儿子的成长。

我和我的姐妹

□张艳

多年前，姐姐和妹妹在并未沟通的情况下，买在了同一小区同一栋楼的隔壁单元。虽然我工作、生活在另一个城市，但车程只有一个半小时。我们仨的互动，几乎可以算是随时随地了，尤其她俩。

我们都是不完美的普通女性，姐姐有个“乔祖望”式的丈夫，我和妹妹因为不愿将就，都经历了婚姻失败。而这，正是姐心疼我和妹妹的地方——单身带孩子，非经历不能体会。姐的餐桌上，少不了妹妹的一副碗筷。我常常在节假日前住，一住好几天。去年我的胳膊受伤，生活有很多不便，她俩轮流腾出时间来照顾我一段时间后，就直接把我接到她们家“躺平”了一个多月。

妹妹热爱手工、养花，经

常做些小玩意，阳台上一盆盆花草生机勃勃，无论哪个季节仿佛都有春天的气息。我负责向她们推荐影视剧，带几本好看的书，买几件好看的衣服。更重要的是，在戏迷姐姐的带动下，我学会了好几段黄梅戏和京剧。在我们一起回家看望妈妈的时候，总免不了要和姐唱上几段，这也是年近80岁的老妈最开心的时候。

命运没有对我们太好，也没有给我们太坏的东西，我们自律也勇敢，理性面对一切，种花种草种希望。当电视机前的观众被乔家儿女们的情深谊重感动落泪时，我和我的姐妹也正在心里和他们一一对照着，那个从小到大都哭着喊着要“大姐”的妹妹，现在总想着要照顾她的两个姐姐……

烟火气

□甘婷婷

什么是烟火气？相信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体验和感悟。

十几岁的时候，我认为烟火气是每逢过年，几家子十几口人欢聚在一起吃年夜饭，是大人通宵达旦地搓麻将，是孩子们大年初一成群结队挨家挨户上门拜年要糖果，是热气腾腾软糯糯的纯手工汤圆，是深夜12点漫天飞舞的璀璨烟花。

二十几岁的时候，我认为烟火气是大学里与室友一起熬夜追古装言情剧，是与三两闺蜜甩几条街买一条牛仔褲，是与室友去KTV唱SHE的《我不想要》，是与好友去大学城出名的餐馆吃红烧鸡煲仔饭。

现在的我已经三十出头了，过年再也看不见绚丽的烟花，听不见噼里啪啦的爆竹声；大学里精彩时光，也已成为美好的回忆；平日里被忙碌的工作和琐碎的家务拖累着，连睡觉的时间都有限，就别提寻找烟火气了。

可就在前几天，我约家中姐妹带娃们去儿童公园，看着几个小孩玩滑梯、蹦蹦床、划小船，看着他们每人拿着一根棒棒糖，边吃边露出天使般的笑容，那一刻，我恍然大悟，这不就是我要找的烟火气嘛！

细细想来，我身边的烟火气还有很多很多。小娃们绽放技艺的周末小舞台，充满乐趣；父母烹饪出的满满一桌子美味菜肴，充满真情；一家三口手牵手逛超市，充满温情……也许，对于我而言，烟火气就是一种叫作“幸福”的味道。

炽热的钢铁情怀

□丁国钰

“禄丰县是工业县，有钢铁厂、水泥厂、焦化厂”，在没上初中前，这是从父亲口中得知的家乡状况。也是那时，“钢铁”这两个字在我的记忆里跃动起来。

2004年，13岁的我第一次离开大山，看到了城市的喧嚣，印象最深的便是矗立在城中的烟囱，时代发展的步伐已然把它包裹在了小镇中心，一条条纵横交错的街道如藤蔓一般围绕着他延伸开来。班上有同学的父母在钢铁厂上班，几度问过他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却没有谁能真正解答。

因为和父母赌气，高考填报志愿反其道而行之，殊不知一时的任性和冲动改变了我的命运，选择了“材料成型与控制技术”专业。拿着录取通知书去报到的那天，快要到学校的时候，母亲试探地说：“要不回去再复读一年吧。”看得出她对我只上了一个专科学院的结果并不满意，

但说话时还是很小翼翼，担心伤了我的自尊。我很果断地回答母亲：“选择了就不可能回头了。”说完又怕母亲伤心，安慰她道：“学校挺好的，就在昆钢，校企一体，毕业了也好就业。”话是说出去了，可是自己对这个专业却一无所知。于是在好奇与探索间，开启了我的钢铁梦。

2012年，钢铁行业下行，受产能过剩等因素影响，原本作为昆钢定向班的各专业实习纷纷受阻，我们专业也不例外，就近的企业进不去那只能选择对外，或者跨专业找公司实习。同年10月，宝钢德盛去学校招聘，整个阶梯教室都挤满了。云南人大多是“家乡宝”，一听要去距离两千四百多公里外的福建工作时，现场瞬间哗然。后来，一些询问食宿、语言交流等方面的声音陆续响起，大家开始认真思考去与不去的问题。11月初，浩浩荡荡138人从昆明站出发，坐了傍晚的火车前

往福建，一整车厢全被我们的行李塞满了，那三天两夜的硬座至今记忆犹新。

父亲18岁开始代课从教，母亲在地里侍弄了一辈子的庄稼，他们坚定了自己的选择，走了自己认为对的路。而我即使对18岁时的选择心有遗憾，但行走至今依旧步履坚定。2012年11月10日是我正式入职宝钢德盛的日子，至今已9年有余，见证了宝钢德盛“灰姑娘”的变化。我也从行车工、平整机操作工一直到党务管理师，每一步都走得不容易，身边的面孔换了一批又一批，而自己始终都在，心中埋下的种子在这片红土地上早已生根发芽。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担当。作为“钢一代”，做好钢铁的接力传承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而我将在这宝钢德盛这片热土上坚定地走下去。

渔歌

□章隆胜



被子的变迁

□李丹池

上了年纪，冬天就格外怕冷。看着柔软保暖的蚕丝被，60多年前盖老棉絮被子的往事萦绕心头。

上世纪50年代，天气特别寒冷，棉花、棉絮凭票供应。每年冬天，母亲所在的中学为老师准备五毛钱一捆的新稻草，铺在床上御寒。1959年，我在武昌县五里界中学上初中，当时国家遭遇三年自然灾害，物资十分匮乏。我在学校盖的被子时间一长，里面的棉絮像砖头一样，一点都不保暖，晚

上只好将白天穿的衣服全部压在被子上。改革开放后，各种物资丰富起来。上世纪90年代初，我到百货大楼一口气买了4床棉絮。退休前，我因为工作努力荣获很多奖励，获得羽绒被、空调被、毛巾被等近百件。平日里，老伴又爱买廉价的床上用品，我再也不用为盖被子发愁了。

1998年长江发生大洪水，为积极响应武钢支援灾区的号召，我和儿子毫不犹豫地各捐一床崭新的被

子，表达两代武钢人为灾民解难献出的微薄爱心。

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武钢员工的福利也越来越好。上世纪90年代末，我们单位给每人发了一床冰川羽绒被，冬天盖在身上特别暖和。我马上想到衰老怕冷的父母，便花200元给他们也买了一床。那时母亲常常念叨有词地夸赞：这可是儿子的一片孝心啊！

喜逢太平盛世，让我们拥有幸福生活！

诗情

咏宝钢股份

□梅开沃土

宝山基地

引入高科技，筹我钢铁谋。改革率先行，钢魂铸神州。打桩震霄九，春雷伴歌喉。宝山一面旗，领军钢龙头。历经四十载，风韵仍依旧。雄风跨世纪，前进志不休。

东山基地

凭借自身力，逐梦又攻关。冶炼军力强，携手同铸剑。投产遇台风，抗灾斗志坚。愈挫愈奋勇，快速复生产。海边钢流涌，港口行远航。试看粤西南，东山正少年。

梅山基地

早年创优绩，如今尤励志。改善旧设备，环保旺生机。排放达超低，生态顺民意。拓宽新视野，速度写传奇。提质又增产，厂景四A级。古都续繁华，梅山更给力。

